

成都市新都区作家协会会员作品选登

时光深处的那一份暖

王红霞

想起老家，源于近日读到史铁生的一篇散文《老家》。与他一样，常常在填写“籍贯”时，有时候写“四川都江堰”，有时候写“四川青神”。前者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后者是我的出生地。我也学史铁生查了一下，直接在手机上搜索“籍贯”，给我的答案是：公民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那么，可以确定，我的籍贯就在都江堰，我可以正儿八经地说，那里是我的“老家”。

老家，是我向往的地方，特别是小时候，因为只要回老家，就意味着在放假。老家在都江堰中兴镇的农村，距离青城山也就五公里的路程。清晰地记得有一年暑假，我端着一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前面摆放一张吃饭时的高板凳，那便是我写作业的地方。不用担心会太热，院子里有好几棵树，两棵柿子树，一棵板栗树。青涩的柿子已挂在了枝头，过上一二天就会变得金黄。偶尔会听见轻声爆响，那是板栗成熟的声音。然而要想拾到板栗，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个季节里，调皮的哥哥弟弟们是不会睡懒觉的，他们每天清晨还没洗就在院子里捡拾板栗。趁着大人不注意，还要对着树踮上几脚或是搬一块大石头往树干上砸，让那已经破壳待出的栗子提前滚落下来。偶有栗子落在屋顶上，顺着屋瓦“滴里嗒啦”地弹跳着往下滚，男孩子们会守在下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下落的方向，谁接到了就像是中了大奖一般。在树下，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洋辣子”，又称“八角羊”。这是一种集毛毛虫和猪儿虫的特点于一身的虫，黄绿色的身材略显肥大，前后各长了四个毛角，喜欢吃柿子树的叶子。一旦遇上叶子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它便会与叶子一同掉落下来。一次亲眼见到二姑的高脚被它的毒角刺到，不一会儿脚就肿得老高。

只要家中有人，老家的院门就总是开着的。四婶从院外过，只要看见我在写作业，就

总是会大着嗓门边朝家走，边数落着她的儿子，那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堂哥：“你看人家红霞，晓得自己做作业，你一天到晚就只晓得粘丁了猫、钓螃蟹……”殊不知听见她这么一说，我的心也飞了。当二姑提议也去钓螃蟹时，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钓螃蟹的地方离家并不远，是一条沟渠，约三四米宽。沟坎两边有不少螃蟹洞。要钓螃蟹得先自制钓饵。把田里的稗子扯上一根，把多余的叶子都撕掉，只保留顶端的穗。然后在田边地头寻找小蛤蟆，手握住准备好的稗子，让穗在蛤蟆的眼前轻轻晃动，在蛤蟆伸出舌头吞下穗子的时候，快速将其往下一摔，小蛤蟆便成了钓饵。扯下长长的麻柳树皮把一个个钓饵依次捆上，底下再坠上一块小石头，放入沟渠里，另一头找一块大石头压住即可。等你去捉了蝴蝶，逮了蚂蚱回来，把树皮往上一提，就能看到一个个螃蟹夹住钓饵被钓上来喽！一个个大钳子死死地抓住钓饵，舍不得松开。

看到远处的袅袅炊烟时，就到了该回家的時候。端着满盆的战利品，我开心地走在了最前面。路过每一户人家，巴不得别人来问一句端的什么。这一路也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晚上就直接到了我家。老家的土灶上铁锅很大，接近一米的直径，晚饭就直接蒸了一大锅的蟹。吃是次要的，我已记不得自己到底有没有吃到，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天，大家都很开心。

母亲是教师，所以暑假都是我和妈妈一起回老家。而到了寒假，父亲会请探亲假和我们一起回老家过年。买年货，自然是要去赶中兴场。中兴场逢四、七、十的日子就是赶场天，这个习俗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买春联、请门神、祭灶神一样都不能少，我跟着去自然也会有收获。记得小时候父母给我买的一个玩具，我管它叫蝴蝶车。它是用木头做成蝴蝶样式，下面有两个小轮，在地上推动时，蝴蝶的花花

翅膀就会上下扇动，栩栩如生。我可以一路推着它从中兴场一直到家。

都江堰的冬天还是比较冷的。还记得有一年下大雪，夜里就听见院外的竹子被雪压得噼啪作响。早上起来，外面已经是白茫茫一片。地里的卷心菜头顶上都“戴”着高高的白帽子，我很兴奋，高兴地用它们的白帽子在雪地里堆着小雪娃娃，却不知道家里的猪圈房都被雪压塌了一角，漏下来的雪又将旁边的柴堆覆盖，家里人都在修的修，搬的搬，自然也是顾不上只知道玩的我。等到大家收拾得差不多了，唤我回家时才发现我衣服脏了，手套湿透了，连袜子都是湿的，更别提一双鞋成了什么样子。不久手脚都长了冻疮，红肿着、痛着。四川的冬天没有供暖，也没有大火炕，但那时候有一样取暖神器——烘儿（烘笼），用竹子篾条编的，里面放着一个土陶的钵钵，大多为圆形，直径大概五六寸的样子。奶奶会把炉灶里燃着余火的桦炭放在烘儿里面，再盖上一层灰，她系上蓝色的大围裙，两手就放在围裙下面，提着烘儿，以此来烤火。我的手生了冻疮后，奶奶就叫我到她跟前，把手也伸进围裙下面取暖。手是暖和了，可是冻疮开始又痛又痒，我使劲地搓着。偶尔奶奶还会把洋芋、粽子等放在里面慢慢烘。洋芋煨好后，撕开外面的皮，里面黄黄的，冒着热气，吃上一口，特别香。可惜现在吃不到了，只有在回忆中慢慢回味那香甜的味道了。

如今，我记忆中的老家早就拆了，连木头都没剩下。沟渠的沟坎已经用水泥抹上了，螃蟹不见了踪影。蝴蝶车改良换代，成了塑料的。烘儿也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烤上电暖器。只有坐在板栗树下，依然能够听见噼啪的爆裂声。在那树下，依然可以响记忆的闸门，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扎着小辫的我，看着一切都是崭新的……

桂湖听雨兼忆黄峨

晓曲

又到桂湖升庵亭
听雨，直听到滚滚江声
梦回中，你凌波而来
雨是那足音

走过桂园的小径
听雨，似听到凝噎花吟
琴弦里，你踏香而来
悠远了琴声

登上了云外楼
听雨，随目光与你转身
暮色下，你侧影而来
收藏了鸟鸣

漫步在荷塘堤埭
听雨，伴荷蓬跳跳蹦蹦
迷蒙蒙，你摇曳而来
化开了心声

美好途中

邱羽

星光在窗外私语
你在我耳边呢喃
所有欢乐尽皆远游
炎夏已去，黄花朵亮金秋

屋檐迎娶了丰满
田野出嫁了趁熟
母亲的视野更加辽阔
晴蓝如水，雁翅漫过云空

这旅途让我沉入你的热烈
这歌声让我触到你的青春
家园随脚步延伸
母爱在山尖眺望
星光童声嘹亮
窗外一片葱茏

潮汕的夕阳也黏人

(外一首)

向东

潮汕的夕阳也黏人
不顾山的延绵
不顾海的辽远
她甚至不顾及怀中
那嗷嗷待哺的小镇

她非要越过窗棂
瞰一盏远道而来的香茗
她还在房中踱步
并伺机偷吻，角落里
一颗躲藏的诗心

饮马河畔的秋叶

不只是为了给新芽们让路
饮马河畔的秋叶垂垂老矣
却终不肯卸下，飞翔的梦

它们在枝头振翅
或者幡然入水中
在静谧的饮马河里
晚霞描绘着另一片天空

献给黄土地的吻

(外一首)

唐华

秋阳洒遍大地。温柔的微风
撩拨着我的心，但我不能相思
我的爱人，更不能
去领略她的温馨

我要忙着走进我的黄土地
紧紧留住这孕育来春的好机会
用祖辈亲手交给我的锄头
一锄一锄地将它捣碎、翻耕……

啊，黄土地！
你是能真正留住我的爱人

只有你才能真正使我
获得爱的温馨
让我首先献给你热吻吧
然后才献给我的情人

风声雨声

只有雨声，没有风声
风声并非随时到位
也许在暮秋时节安睡
雨声大作，响彻里巷
天气还不怎么冷
风儿没有机会

虽然它也透过窗户来到梦里
但它带有几许金子般的温润
亲近着秋后安睡踏实的睡眠
人生总在筑梦未来
但岁月很长，光阴很短
该如何努力和珍惜？
风雨兼程的岁月
每一秒都烙印在心！

雷雨(外一首)

向琳

砸！从穹顶，一记重锤
砸向大地，砸向尘世
闪电，切开宇宙的躯体
切除毒瘤和戾气。从时空腹中
取出，一个全新的夏季

砸！天河决了堤。洗去
尘世污浊，山脚淤泥
一场震撼的雷雨。不敢同心者
惊恐，哭泣。慈善良知者
心中一派静谧与欢喜

思念的人

初恋时，我去机场送行
刚登机，我的思念就出逃
和她私奔。飞机飞走好远了
它头也不回，一起飞向远方

拽不住，拉不回
把我的心拽得好痛。至今
都没治好那个伤
失去思念的人，从此不敢去机场

如今，只要飞机从天上飞过
我就会，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不想再
让她把心也带走了

定风波·永昌怀升庵三首

倪宗新

其一

壮岁流滇志未终，高踪处处意无穷。
兴学传文开智路，回顾，边疆文教渐昌隆。

不畏权力存正气，铭记，中原文化化边风。
一代宗师功绩著，倾慕，精神长耀永传宗。

其二

太史蒙冤戍永昌，身虽受罚志犹刚。
讲学传经行万里，无悔，中原文化播边疆。

桃李盈门才俊广，敬仰，高踪处处美名扬。
岁月悠悠功绩在，感慨，精神不朽永流芳。

其三

壮志凌云入仕途，议言廷杖志难舒。
发配永昌心未腐，无惧，传承文化着诗书。

滇地山川留足迹，功绩，中原智慧此间敷。
桃李满园才俊著，卓著，英名千古后人誉。

像艾芜那样行走

周树安

新都新桂湖公园，艾芜之墓前。艾芜先生的塑像，静静地矗立在那儿。他仿佛坐在四川那种竹子编的大圈椅上，双手放在书桌上，抬起头，两眼深邃地看着前方，正在思考。他的前额，“花纤子”很高，头顶上的头发向后梳着。他瘦削的脸颊，粗大的鼻梁，忧郁的眼神，也许他在思考、他在忧虑，思考忧虑着一百年前，他走过的云南那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也许他看到了新都新桂湖公园里，这些游玩的人们，大家的生活如此美好，穿着都很漂亮，年轻的姑娘们穿着白色的纱裙在他周围的草坪上拍照；花儿盛开，草坪青青，河水流淌，人们的生活如此美好！

我静静地站在艾芜先生墓前，看着艾芜先生的塑像，看着“艾芜之墓”四个字，这是巴金先生题写的。在塑像前面，是一个稍微倾斜的石碑平台，下面就是艾芜墓了。石碑上面雕刻着艾芜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人应该像河一样 flowing，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笑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石碑上放着十多支白色的、黄色的菊花，表达着人们对这位文学大师的崇敬之情。我也双手握着刚买来的一捧花束，举过头顶，向着艾芜先生的塑像三鞠躬，表达我对这位“流浪文豪”的敬意。然后，我把这捧由三朵黄菊花，两朵白菊花，还有翠绿的栀子花枝叶拼成的鲜花束，恭敬地放在了艾芜先生塑像的右下角，再退回来，默默地站立，向艾芜先生表达着心中的敬意。

回头，我坐在艾芜先生墓前不远处，一棵如巨伞一样的桂花树下的石条子上，像艾芜先生一样，静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一位面容清瘦的长衫青年，脚下穿着偏耳子草鞋，胸前用麻绳吊着一个墨水瓶，他左手拿着一摞皱巴巴的毛边纸，右手拿着一支毛笔，边走边看着周围的群山、峡谷，山间的马帮，破烂的茅草屋，还有穿着破烂的各色人等。然后走一段，他又停下来，用笔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接着再起身，继续沿着山间崎岖的小路，向南行进……

这就是一代“流浪文豪”艾芜，留在我心灵深处的形象记忆。

睁开眼睛，下午的阳光，正从饮马河对面的楼顶上照下来，从饮马河对岸高大的冬瓜瓜树嫩绿的叶子间照射下来，照在“艾芜之墓”前平坦的地面上，投下了一些斑驳的树影。老人、小孩，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人们，从面前平坦的道路上，走过去，走过来。有一家人推着婴儿车，在艾

芜之墓前的另一棵桂花树下停下来，年轻的父亲一只手推着婴儿车，一只手拿着手机在看。几个月大的婴儿刚刚能够站立，母亲和外祖母蹲下来，扶着他的一只手，正在教小小的婴儿蹒跚学步。金色的阳光从树叶间照射下来，给这一家人的身上笼罩上了一层金光，使旁边桂花树的叶子也变得明亮起来。

这是一片光明的世界，这是一个幸福的下午，多么美丽的画面，多么幸福的人们！

这不正是艾芜先生当年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美好生活吗？

再回头看看艾芜先生雕像上那忧郁的眼神，也许他在思考，今天的新都，变化这么大，那么，一百年前他走过的那些地方，当地的老百姓现在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百年间，特别是最近这四十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生活，这样美丽的画面，我们应该怎样像艾芜先生那样，用手中的笔，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告诉别人呢？

作为艾芜先生的家乡新都的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也曾被艾芜先生所描写的云南边陲地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被他描写的一百年前的云南人民的善良所感动。我也曾到过大理、宝山、腾冲，到过中甸边境，去游览过，去看过。我把自己所见所闻的这些地方的现实状况记录下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行走文学”的散文，发在朋友圈，发在文学平台上，发在报刊上，让大家看一看今天云南人民的新生活、新气象、新面貌。

十多年来，我写的“行走文学”的作品有几百篇。成都市作家协会的文学公众平台还给我发表了120多篇。在朋友圈里，大家都尊称我为“行走文学”的践行者。

回想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都是在艾芜先生的影响下，边行走边记录，从而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想，记录下了自己行走的人生体验。

今天，我静静地坐在艾芜先生墓前草坪上的一个石头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老人、年轻人、小孩子。时不时有人在“艾芜之墓”前走过，他们会向艾芜先生行注目礼；也有人走近，在他的墓前静静地伫立一会儿，阅读着石碑上的一段话，再看一看旁边介绍艾芜先生的说明文字，然后默默地看着艾芜先生的塑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艾芜先生，您的高尚人格品质，您的精神，也正像您面前的这条饮马河一样，流着，流着，不停地流着……

我们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也应该“像艾芜那样行走”……



小小说

夜里下着雨，生意有些冷清，老黄坐在面馆门口发呆。

已是深秋时节，夜里也只是微凉，即便是从北方吹来的风，也只能感觉到些许寒意。连续几天的牛毛细雨，把老黄的心情淋得湿漉漉的。绵延不停的雨丝落在灯光里变成了白色，密密麻麻得像一幅流动的光帘在夜色里飘摇。随着夜色变深，路上已没有行人，世界变得异常安静，只有路面东一塌西一塌的积水，映着寂寥的灯光，闪烁着几许微弱的生气。一片黄叶飘落在餐桌上，残缺的叶片边缘已变成褐色，镂空的叶脉干枯而纤弱，这才是深秋该有的印记。老黄把叶片捡起来，对着灯光，叶片上密密麻麻的细孔将灯光分解成无数个细小的光晕，老黄的眼里，便有了一个热闹的光的世界。

老黄正打算收档，却看见一个人影在夜色里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他一只手遮着雨水，一只手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靠门口一张餐桌旁坐下，对老黄说：“老板，煮两碗面，每碗加个煎蛋，再帮我切一盘卤菜，谢谢。”说完，便打开笔记本电脑忙了起来。客人约莫三十五六岁，穿一套黑色西装，白色衬衣，系一条蓝色条纹领带，胸口别一块胸牌，应该是附近公司的管理人员，怕是加班晚了，来吃宵夜。老黄示意他擦擦脸上的雨水，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在桌上抽了一张纸巾，边擦边说：“不好意思，这么晚了，不耽误你吧。”老黄慌忙摆摆手，说：“不耽误不耽误，你忙，我先给你煮面去。”

老黄把卤肉和两碗煎蛋端上桌的时候，客人的电话响了起来，客人将电话放在桌上，打开免提，一边敲着电脑键盘，一边说着电话。电话里有人问客人方案完成没有，客人说今晚一定完成，让领导放心。老黄等客人挂了电话，将一碗面推到他面前，说：“先吃吧，吃完再干。”客

夜面馆

蒋林

人盯着电脑，头也不抬，说：“不急，马上就弄好再吃。”老黄指一指另外一碗面，说：“你朋友还没到，催一催，一会儿面条坨了。”“没别人，就我一个人。”客人说。“哦。”老黄不再说话，在另一张桌旁坐下，看着客人忙碌的样子，老黄有些想儿子了。

老黄的儿子也是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工作的地方离家并不远，每到周末老黄就盼儿子回家，可儿子老说忙，回不了。有时候回来一趟，也就吃一顿饭，又匆匆忙忙地走了，这让老黄很不爽。眼前的客人是不是也跟儿子一样，每天也为工作所忙，家人是不是也盼着他经常回家？“唉——”老黄想到这些，不禁叹了口气。客人听见老黄叹息，抬起头，眼里有深深的歉意，说：“老板，不好意思，耽误你了，马上就好。”老黄忙说：“不着急不着急，你还是先吃面吧，面都坨了。”“谢谢，还是弄好再吃。”客人说完，继续埋头忙碌。

凌晨一点的时候，客人终于忙完了，可碗里的面条已经坨得无法吃了。老黄执意重新给客人煮了两碗，客人一边吃，一边与老黄聊家常。

客人说，他煮两碗面，一碗他吃，一碗是给母亲的。今天是他生日，也是母亲的生日。以

前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今天，母亲都会煮两碗长寿面，娘俩一起过生日。那时吃着母亲煮的鸡蛋面，感觉特别特别的香，特别温暖。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为供他上大学，母亲生前不仅要操持家里农活，农闲时，还随父亲到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后来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就剩母亲一人扛起整个家庭。大学毕业，他留在城里工作，因为忙，很少回家。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母亲都说一切都好，叫她不要挂念，安心工作。在参加工作的第三年，一次出差回来，收到母亲病危的通知，等他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其实，母亲早几年就得了胃癌，只是一直瞒着他。他很后悔，这些年就没有好好陪过母亲一天，没有好好照顾过她一次。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很想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可生活容不得他怠慢。客人说到这里，看着老黄，眼里满是悲感，哽咽着说：“我现在特别想念我的母亲——很想很想……”

客人走后，老黄的心突然空得难受，他想给儿子打个电话，摸出手机，犹豫半晌，终究没有拨出去，儿子应该睡了吧？不会在加班吧？收档的时候，外边的雨下得更大了些。